

## 压岁钱里的温暖

□ 湖南常德 刘希

大年初一早上起床，四岁的小侄女幽幽对我说：“姑姑，你给我多少压岁钱呀？”我望着她，笑呵呵地问道：“你要姑姑给你多少呢？”幽幽将两只手伸展开，开始比划：“我要这么多这么多的压岁钱。”

现在的小孩，真是聪明又可爱，有什么想法就直说，不像我们那时候胆小，记得年少时的我，是从不敢这样张口要压岁钱的。

我五岁的时候，一块钱，能买十支铅笔，十个本子，大人给的压岁钱因此也是极少，至亲多给一块钱、两块钱，一般人家给的就是五毛钱。记得那年，我的爷爷卖牛挣到一笔钱，他破天荒地给我五块钱，我兴奋地跑去向父亲炫耀，父亲笑了笑，说：“收压岁钱这么高兴呀，你给我磕头拜年，我们也给你压岁钱。”

家乡的风俗，小孩子给长辈拜年，是一定要双膝跪下去，而且需连续磕三个响头才行的。大年初一，母亲煮好鸡蛋，给爷爷奶奶各装四个，让我端给爷爷

奶奶吃，这时候，爷爷奶奶通常是没有起床的，我推开门，喊一声，爷爷奶奶，给你们拜年啦，便在他们床前跪了下来，然后将碗递给他们。一般情况下，半个小时后，我来收拾碗筷，便能看见压岁钱躺在空空的碗里了。

跪年迈的爷爷奶奶，我倒是觉得习以为常，但跪父母，却觉得很羞，始终不肯。倔强的我，宁愿不要钱，也不肯给父母跪着拜年，尽管他们说把大门都锁起来，不让任何人看见，而且筹码还从五块加到十块，我也不肯给他们磕一个头。

但每年大年初二，我都会收到父母给的压岁钱，他们说：“压岁钱，压岁钱，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，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”，因为没有跪，我不肯收，他们便将钱藏在我的枕头下，用书本夹着，我一起床，拿起书，就看到压岁钱了。拿到钱我也不做声，心里却是喜滋滋的，又有可以向伙伴们炫耀的资本了，

同学中，能收到父母给压岁钱的同学极少，我是很稀缺的那一个，因此，羡慕我的同学极多，都说我很幸福。

可是，幸福却没维持多久，父亲在矿上出事了，全身瘫痪，家里的境况越来越难，过年，再没有父母说笑着，央求着我给他们跪着拜年，家里散布的更多的是愁云密布，但每年初一，我都在枕头下摸出不多的几块钱。每一块钱，都带着父母的体温，我知道，那是爱的压岁钱，那也是父母给我的殷切期望，给我的平安祝福。

再后来，父亲去世，我也长大了，也收不到压岁钱了。

今年春节，一家子去外婆家，刚一进门，就看见40多岁的小舅舅一下子给外婆跪了下去，而小舅妈，也乖乖地跟着扑通一声跪下，行大礼拜年。外婆从衣兜里颤颤巍巍拿出一个大红包，说是给他们的压岁钱，那一瞬间，我的眼前晃动着父亲的身影，我的泪，就那样无可遏止地汹涌而下。

## 千层底

□ 安徽合肥 王富强

千层底布鞋是那个年代生活必需品，穿着它我曾走过青少年的人生旅程。

1998年春晚解晓东演唱一首《中国娃》，像一把弯弯的钩子，勾起许多人的回忆：“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呀，站得稳哪走得正，踏踏实实闯天下……”想不到多年以后，传统手工制作的千层底布鞋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让人们在闲暇时回味那渐渐渐远的过去。

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里，一家老小穿的鞋都是母亲亲手做的。每年夏季高温时，母亲就着手加工做鞋子的原材料。把家里破衣服、烂被子全部找出来，拿把剪刀剪成一块块的小碎片。用开水冲一盆小麦粉，调成糊状。母亲在夏天睡的凉床上开始打裕褙，底下垫一张旧报纸，在报纸上刷一遍浆糊，粘一层布头；再刷一遍浆糊，再粘一层布头。一张裕褙要粘四五层布，制作完一张拿到太阳底下暴晒，总共要做七八张裕褙才够全家一年使用。

晒干后的裕褙像张牛皮一样硬梆梆的。母亲从针线篮里找出大小不同的鞋样子，剪裁好鞋底和鞋帮。做鞋帮相对简单，用黑色灯草绒布在四周滚口包边，但一定要包得平整，不能打折和起皱。关键纳鞋底是一件非常费工夫的事。麻是自家地里种植的，数量不多，仅够纳鞋底用。到秋天时把与人同高的麻斫倒，摘去麻叶，捆成一团，放在水塘里浮沤几天，浸泡过的鲜麻外表非常容易剥蔴，晒干后母亲将麻搓成一根根粗细适中的线。厚厚的鞋底先用锥子钻个眼，然后再穿针引线，一双鞋底要一针针地走一

遍，整个鞋底布满密密麻麻的针迹，因为层层相叠，针针凝情，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千层底。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绱鞋，用针线将做好的鞋帮和鞋底反面固定，用针线缝合在一起，再由后往前一点点地翻过来，便是一双新鞋了。

春夏秋冬穿单鞋，天寒地冻穿棉鞋。每次穿上新鞋时，母亲都要嘱咐我：新鞋子要爱惜。可那时我对劳动的过程没有体会，无法领悟母亲做鞋时“棉布填千层，麻线扎千针”的劬劳之恩。

市场经济的变革，仿佛在一夜间使得各种漂亮的鞋子相继涌现，皮鞋、球鞋、运动鞋款式新颖，价廉物美，可供选择的的空间非常大。一时间时尚新潮缭乱了人们的双眼，没人再愿意穿千层底了，在不知不觉中人们把老布鞋淡忘了。

现实生活的确存在一种“反刍现象”，在人们纷纷淘汰老物件时，在时间又一次的轮回中，人们抬首顾盼，开始寻找曾经的生活轨迹。舒适轻便、透气吸汗的千层底，像一件丢弃多年的东西，又被人们在记忆里重新拾起。但要想捱摸一双纯手工制作的千层底还真不容易，因为传统的制作程序繁缛，既耗时间又费精力，所以现在会做千层底的人越来越少。

一些经营者为了赢得顾客的青睐，在街市上做起专营布鞋的商店，不过从样式到颜色已大相径庭，算不上真正的千层底。

旋踵即逝的时光淡释了岁月鸿爪，时代变迁淘汰了过往陈腐，唯有母亲做的千层底，依然是我心头难以割舍的情怀，穿在脚上是舒适，洋溢心头是幸福。

## “茶壶煮饺子”里的幸福

□ 湖南常德 刘德凤

和老公结婚的第一年，我们是在广东东莞一家灯饰厂打工。一进腊月，同事们纷纷买票回家了，唯独我和老公，因为手头拮据，打算就在逼仄的租房里，过一个“安静”的春节。这是我和老公在外面过的第一个春节，我们都决定，要让这个春节过得快乐而幸福。

腊月二十九下午，我和老公到超市买了肉和鱼、饺子和大米回来，准备做一顿“丰盛”的年夜饭。一大早，我们便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，我掌勺，他负责洗菜、配菜，菜烧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煤气不足了，火力很差。我心急如焚，加快了炒菜的速度，煤气越来越少，后来就一点火星子，再后来，彻底熄灭了。可那时候，我还有最后一道菜没有煮——饺子。

家里连电饭锅都没有呀。好在，先用压力锅煮好了饭，要不，吃饭都成问题了。可是，拿什么来煮饺子？

不吃饺子怎么行呢？在我们家乡，年夜饭上必定备一盘饺子的，吃饺子才有年味。老公跑到楼下代灌煤气点，人家关门了。门上贴着通知，正月初二才营业。这大年三十，阖家欢庆的日子，灌煤气做饭泡汤了。

老公郁闷地说：“哎，今年吃不成饺子了。”

我四下张望，发现挂在窗户上烧水用的热得快，热得快是刚买的，很干净。于是我心里一乐，对老公说：“我有办法了，我保证今年咱们也能吃上饺子。”

他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见我拧了一壶水，拿起热得快放进茶壶里，他开心地笑了起来，朝我竖起大拇指：“还是你聪明。”

十多分钟后，水就沸腾了，我往茶壶里洒了点盐，将事先准备好的饺子倒在里面，盖上盖子，不大一会儿，屋子里便有了饺子的香味，待饺子整个浮出水面，我用勺子舀上来，盛在盘子里，洒上葱花，浇上香油，老公尝了一下，不住地咂嘴，说是他这辈子，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。我吃了一口，其实味道一般，他是为了哄我开心才故意那样说的。那一个春节，因为有了“茶壶煮饺子”的创意，我们过得愉快而圆满。

每年春节，我们都会谈起那次“茶壶煮饺子”的事，会忆起那些年过的贫穷而快乐的日子，谈到细节处，内心里就会涌起无限的温暖，彼此会莞尔一笑。也许正是因为两个人经历了那些艰难的岁月，我们才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。

那个“茶壶煮饺子”的春节，让人终身难忘。

## 难忘儿时过新年

□ 安徽六安 李伟

童年时代的年味是温馨、祥和的，过年的节日气氛也显得浓浓、欢快，那时，每到放了寒假，孩子们便充满着对新年的喜悦和憧憬，翘首期盼着新年的快快来到，爆竹声声，喜气洋洋，孩子们沉浸在过年的欢乐之中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，吉祥如意，幸福安康。

要说童年时代我对过年的钟爱，多半源于我对除夕夜那火爆场面的迷恋。每到除夕那天，父亲都要把亲手书写的楷书对联早早贴在屋里屋外的大门上，再把几个“福”字倒贴在屋门上，听说这样就可“福”到家中了，大年三十晚是最热闹、火爆的，准备就绪后，一家老少围坐在一年难得的丰盛餐桌旁，品味着特意准备的美味佳肴，一家老少温情浓浓，其乐融融。每次年夜饭家里都少不了做一盘鱼和一盘圆子，意味着年年有余，团团圆圆。吃过合家年夜饭，人们在欢乐的气氛中等待新年钟声的到来，大人孩子围坐在炭火旁，喝着清茶，品味着可口的小吃，感慨着对即将过去一年的留恋，同时，辞别旧岁，也是对即将到来新年的憧憬。

除夕12点一到，便是最热闹放鞭炮接财神的时候了，不知谁家率先点燃了“百响电光炮”，刹那间炮声震天，此起彼伏，好像比着谁家的鞭炮最响，各种各样的花炮更是让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、五彩缤纷，有呼啸着冲上天的，还有的蹦着扭着满地乱窜的，除夕的年伴着浓浓的寒夜，只有烟花爆竹的光影像是狂欢的精灵，绽放着人们的喜悦和对新年的期盼，大年初一清晨，家家户户又要燃放鞭炮，叫做“开门轰”（红），这样从零点开始，鞭炮便噼噼啪啪响个不停，远远近近、疏疏密密一直延续到天亮。大年初一，很早就有人来家拜年，亲戚中，晚辈给长辈磕头拜年，平辈互相鞠躬问安，邻里也来拜年，大人们吃着瓜子、糖果、喝着清茶互致问候。一个春节下来，长辈们给我们的压岁钱几十元不等，我们再用这些钱购买自己喜爱的东西，那时，儿时的我领悟到童年时代的年味是温馨浓浓的。

盼着过年，这是童年时代的事了，早已成为美好的回忆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现在我对过年的感觉似乎愈来愈淡漠了，童年时代天真欢乐的那种感觉已渐渐找不到了。然而，童年时代刻下的过年梦，已经锁进我美好的记忆中。